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四十九回 武王失陷紅沙陣

詩曰：一煞真元萬事休，無為無作更無憂。心中白璧人難會，世上黃金我不求。

石畔溪聲談梵語，澗邊山色咽寒流。有時七里灘頭坐，新月垂江作釣鉤。

話說道德真君領燃燈命，作罷歌，提劍而來。真君曰：「王變！你等不諳天時，指望扭轉乾坤，逆天行事，只得喪身，噬臍何及。今爾等陣已破八九，尚不悔悟，猶然恃強狂逞！」王天君聽得道德真君如此之語，大怒，仗劍來取。道德真君劍架忙還。來往數合，王變進本陣去了。道德真君聞金鐘擊響，隨後趕進陣中。王變上臺，也將葫蘆如前一樣打將下來，只見紅水滿地。真君把袖一抖，落下一瓣蓮花；道德真君雙腳踏在蓮花瓣上。任憑紅水上下翻騰，道德真君只是不理。王天君又拿一葫蘆打下來。真君頂上現出慶雲，遮蓋上面，無水粘身；下面紅水不能粘其步履，如一葉蓮舟相似。正是：

一葉蓮舟能解厄，方知闡教有高人。

道德真君腳踏蓮舟，有一個時辰，王變情知此陣不能成功，方欲抽身逃走；道德真君忙取五火七禽扇一搨。——此扇有空中火、石中火、木中火、三昧火、人間火，五火合成此寶；扇有鳳凰翅、有青鸞翅、有大鵬翅、有孔雀翅、有白鶴翅、有鴻鵠翅、有梟鳥翅；七禽翎上有符印、有秘訣。後人有詩單道此扇好處，有詩為證：

五火奇珍號七翎，授人初出乘離焚。逢山怪石成灰燼，遇海煎乾少露冷。

克木克金為第一，焚樑焚棟暫無停。王變縱有神仙體，遇扇搨時即滅形。

道德真君把七禽扇照王變一搨。王變大叫一聲，化一陣紅灰，逕進封神臺去了。道德真君破了「紅水陣」。燃燈回蘆篷靜坐。且說張天君報入中軍：「啟太師：『紅水陣』又被西岐破了。」聞太師因趙公公有釘頭七箭書事，鬱鬱不樂，納悶心頭，不曾理論軍情；又聽得破了一陣，更添愁悶。

且說子牙在岐山拜了二日，七篇書已拜完；明日二日一日，要絕公明，心下甚歡喜。再說趙公明臥於後營，聞太師坐於榻前看守。公明曰：「聞兄，我與你止會今日。明日午時，吾命已休！」太師聽罷，泣而言曰：「吾累道兄遭此不測之殃，使我心如刀割！」張天君進營來看趙公明，正是有力無處使，只恨釘頭七箭書。把一個大羅神仙只拜得如俗子病夫一般，可憐講甚五行遁術，說不起倒海移山，只落得一場虛話！大家相看流淚。且說子牙至二日巳時分，武吉來報：「陸壓老爺來了。」子牙出營迎接，入帳行禮。序坐畢，陸壓曰：「恭喜！恭喜！趙公明定絕今日！且又破了『紅水陣』，可謂十分之喜！」子牙深謝陸壓：「若非道兄法力無邊，焉得公明絕命。」陸壓笑吟吟揭開花籃，取出小小一張桑枝弓、三隻桃枝箭，遞與子牙：「今日午時初刻，用此箭射之。」子牙曰：「領命。」二人在帳中等至午時，不覺陰陽官來報：「午時牌！」子牙淨手，拈弓，搭箭。陸壓曰：「先中左目。」子牙依命，先中左目。——這西岐山發箭射草人，成湯營裏趙公明大叫一聲，把左眼閉了。聞太師心如刀割，一把抱住公明，淚流滿面，哭聲甚慘。——子牙在岐山，二箭射右目，三箭劈心一箭，三箭射了草人。——公明死於成湯營裏。有詩為證：

悟道原須滅去塵，塵心不了怎成真。至今空卻羅浮洞，封受金龍如意神。

聞太師見公明死於非命，放聲大哭；用棺槨盛殮，停於後營。鄧、辛、張、陶四將心驚膽戰：「周營有這樣高人，如何與他對敵！」營內只因死了公明，彼此驚亂，行伍不整。且言子牙同陸壓回篷，與眾道友相見，俱說：「若不是陸壓兄之術，焉能使公明如此命絕！」燃燈甚是稱羨。

且說張天君開了「紅沙陣」，裏面連催鐘響，燃燈聽見，謂子牙曰：「此『紅沙陣』乃一大惡陣，必須要一福人方保無虞。若無福人去破此陣，必須大損。」子牙曰：「老師用誰為福人？」燃燈曰：「若破『紅沙陣』，須是當今聖主方可。若是別人，凶多吉少。」子牙曰：「當今天子體先王仁德，不善武事，怎破得此陣？」燃燈曰：「事不宜遲，速請武王，吾自有處。」子牙著武吉請武王。少時，武王至篷下。子牙迎迓上篷。武王見眾道人下拜。眾道人答禮相還。武王曰：「列位老師相招，有何吩咐？」燃燈曰：「方今陣已破九陣，止得一『紅沙陣』，須得至尊親破，方保無虞。但不知賢王可肯去否？」武王曰：「列位道長此來，俱為西土禍亂不安，而發此惻隱。今日用孤，安敢不去。」燃燈大喜：「請王解帶，寬袍。」武王依其言，摘帶，脫袍。燃燈用中指在武王前後胸中用符印一道，完畢，請武王穿袍，又將一符印塞在武王蟠龍冠內。燃燈又命哪吒、雷震子，保武王下篷。只見「紅沙陣」內有位道人，戴魚尾冠，面如凍綠，頰下赤髯，提兩口劍，作歌而來。歌曰：

「截教傳來悟者稀，玄中大妙有天機：先成爐內黃金粉，後煉無窮白玉霏。

紅沙數片人心落，黑霧瀰漫膽骨飛。今朝若會龍虎地，便是神仙絕魄歸。」

紅沙陣主張紹大呼曰：「玉虛門下誰來會吾此陣？」只見風火輪上哪吒提火尖鎗而來。又見雷震子保有一人，戴蟠龍冠，身穿黃服。張紹曰：「來者是誰？」哪吒答曰：「此吾之真主武王是也。」武王見張天君猙獰狀，凶暴猖獗，說得戰戰兢兢，坐不住馬鞍轡上。張天君縱開梅花鹿，仗劍來取。哪吒登開風火輪，搖鎗赴面交還。未及數合，張天君往本陣便走。哪吒、雷震子保定武王逕入「紅沙陣」中。張天君見三人趕來，忙上臺，抓一片紅沙往下劈面打來。武王被紅沙打中前胸，連人帶馬撞下坑去。哪吒踏住風火輪就昇起空中。張紹又發三片沙打將下來，也把哪吒連輪打下坑內。雷震子見事不好，欲起風雷翅，又被紅沙數片打翻下坑。故此「紅沙陣」困住了武王三人。且說燃燈同子牙見「紅沙陣」內，一股黑氣往上沖來，燃燈曰：「武王雖是有厄，然百日可解。」子牙問其詳細：「武王怎不見出陣來？」燃燈曰：「武王、雷震子、哪吒三人俱該受因此陣。」子牙慌問：「老師，幾時出來？」燃燈曰：「百日方能出得此厄。」子牙聽罷，頓足歎曰：「武王乃仁德之君，如何受得百日之苦，那時若有差訛，奈何？」燃燈曰：「不妨。天命有在，周主洪福，自保無事。子牙何必著忙。暫且回篷，自有道理。」子牙進城，報入宮中。太姬、太妊二后忙令眾兄弟進相府來問。子牙曰：「當今不妨，只有百日災難，自保無虞。」子牙出城，復上篷見眾道友，閑談道法。不題。話表張天君進營對聞太師曰：「武王、雷震子、哪吒俱陷『紅沙陣』內。」聞太師口雖慶喜，心中只是不樂。——止為公明混悶而死。——張天君在陣內，每日常把紅沙灑在武王身上，如同刀刀一般。多虧前後符印護持其體，——真命福人，焉能得絕。

且不說張紹困住武王，只說申公豹跨虎往三仙島來報信與雲霄娘娘姐妹三人。及至洞門，光景與別處大不相同。怎見得：

煙霞嬈嬈，松柏森森。煙霞嬈嬈瑞盈門，松柏森森青繞戶。橋踏枯槎木，峰巔繞薛蘿，鳥啣紅蕊來雲壑，鹿踐芳叢上石苔。那門前時催花發，風送香浮，臨堤綠柳轉黃鸝，傍岸夭桃翻粉蝶。雖然別是洞天景，勝似蓬萊閬苑佳。

話說申公豹行至洞中下虎，問：「裏面有人否？」少時，一女童出來，認得申公豹，便問：「老師往那裏來？」公豹曰：「報你師父，說我來訪。」童兒進洞：「啟娘娘：申老爺來訪。」娘娘道：「請來。」申公豹入內相見，稽首坐下。雲霄娘娘問曰：「道兄何來？」公豹道：「特為令兄的事來。」雲霄娘娘曰：「吾兄有甚麼事敢煩道兄？」申公豹笑曰：「趙道兄被姜尚釘頭七箭書射死岐山，你們還不知道？」只見瓊霄、碧霄聽罷，頓足曰：「不料吾兄死於姜尚之手，實為痛心！」放聲大哭。申公豹在旁又曰：「令兄把你金蛟剪借下山，一功未成，反被他人所害。臨危對聞太師說：『我死以後，吾妹必定來取金蛟剪。你多拜上三位妹子：吾悔不聽雲霄之言，反入羅網之厄。見吾道服，絲條，如見我親身一般！』言之痛心，說之酸鼻！可憐千年勤勞修煉一場，豈知死於無賴之手！真是切骨之仇！」雲霄娘娘曰：「吾師有言：『截教門中不許下山；如下山者：『封神榜』上定是有名。』故此天數已定。吾兄不聽師言，故此難脫此厄。」瓊霄曰：「姐姐，你實是無情！不為吾兄出力，故有此言。我姊妹三人就是『封神榜』上有名也罷，吾定去看吾兄骸骨，不負同胞。」瓊霄、碧霄娘娘怒氣沖沖，不由分說，瓊霄忙乘鴻鵠，碧霄乘花翎鳥出洞。雲霄娘娘暗思：「吾妹妹此去，必定用混元金斗亂拿玉虛門人，反為不美。惹出事來，怎生是好！吾當親去執掌，還可在。」娘娘

吩咐女童：「好生看守洞府，我去就來。」娘娘跨青鸞，也出洞府；見碧霄、瓊霄飄飄跨異鳥而來。雲霄娘娘大叫曰：「妹妹慢行！吾也來了！」二位娘娘道：「姐姐，你往那裏去？」雲霄曰：「我見你們不諳事體，恐怕多事，同你去，見機而作，不可造次。」三人同行，只見後面有人呼曰：「三位娘娘慢行！吾也來了！」雲霄回頭看時——「原來是菡芝仙妹子。」問道：「你從那裏來？」菡芝仙曰：「同你往西岐去。」娘娘大喜。纔待前行，又有人來叫曰：「少待！吾也來！」及看時，乃彩雲仙子，打稽首曰：「四位姐姐往西岐去；方纔遇著申公豹約我同行，正要往聞道兄那裏去，恰好過著大家同行。」五位女仙往西岐來，頃刻，駕遁光即時而至。正是：

群仙頂上天門閉，九曲黃河大難來。

話說五位仙姑來至營門，命旗門官通報。旗門官報入中軍。聞太師出營迎請至帳內，打稽首坐下。雲霄曰：「前日吾兄被太師請下羅浮洞來，不料被姜尚射死。我姊妹特來收吾兄骸骨。如今卻在那裏？煩太師指示。」聞太師悲咽泣訴，淚雨如珠，曰：「道兄趙公明不幸遭蕭升、曹寶收了定海珠去。他往道友洞府借了金蛟剪來，就會燃燈；交戰時便祭此剪。燃燈逃遁，其坐下一鹿闖為兩段。次日有一野人陸壓會令兄，又祭此剪。陸壓化作長虹而走。然後兩下不曾會戰。數日來，西岐山姜尚立壇行術，咒詛令兄，被吾算出。彼時令兄有二門人——陳九公、姚少司，令他去搶釘頭七箭書，又被哪吒殺死。令兄對吾說：『悔不聽吾妹雲霄之言，果有今日之苦。』他將金蛟剪用道服包定，留與三位道友，見服如見公明。」聞太師道罷，放聲掩面大哭。五位道姑齊動悲聲。太師起身，忙取袍服所包金蛟剪放於案上。三位娘娘展開，睹物傷情，淚不能乾。瓊霄切齒，碧霄面發通紅，動了無明三昧。碧霄曰：「吾兄棺槨在那裏。」太師曰：「在後營。」瓊霄曰：「吾去看來。」雲霄娘娘止曰：「吾兄既死，何必又看？」碧霄曰：「既來了，看看何妨？」二位娘娘就走，雲霄只得同行。來到後營，三位娘娘見了棺木，揭開一看，見公明二目血水流津，心窩裏流血，不得不怒。瓊霄大叫一聲，幾乎氣倒。碧霄含怒曰：「姐姐不必著急，我們拿住他，也射他三箭，報此仇恨！」雲霄曰：「不管姜尚事，是野人陸壓，弄這樣邪術！一則也是吾兄數盡，二則邪術傾生，吾等只拿陸壓，也射他三箭，就完此恨。」又見「紅沙陣」主張天君進營，與五位仙姑相見。太師設席與眾位共飲數盃。次日，五位道姑出營。聞太師掠陣；又命鄧、辛、張、陶護衛前後。雲霄乘鸞來至篷下，大呼曰：「傳與陸壓，早來會吾！」左右忙報上篷來：「有五位道姑欲請陸老爺答話。」陸壓起身曰：「貧道一往。」提劍在手，迎風大袖飄飄而來。雲霄娘娘觀，看陸壓雖是野人，真有些仙風道骨，怎見得：

雙抓髻，雲分瑞彩；水合袍，緊束絲絛。仙風道骨氣逍遙，腹內無窮玄妙。四海野人陸壓，五嶽到處名高。學成異術廣，懶去赴蟠桃。

雲霄對二妹曰：「此人名為閑士，腹內必有胸襟。看他到了面前怎樣言語，便知他學識淺深。」陸壓徐徐而至，念幾句歌詞而來：

「白雲深處誦『黃庭』，洞口清風足下生。無為世界清虛境，脫塵緣萬事輕。歎無極天地也無名。袍袖展，乾坤大；杖頭挑，日月明。只在一粒丹成。」

陸壓歌罷，見雲霄把個稽首。瓊霄曰：「你是散人陸壓否？」陸壓答曰：「然也。」瓊霄曰：「你為何射死吾兄趙公明？」陸壓答曰：「三位道友肯容吾一言，吾便當說；不容吾言，任你所為。」雲霄曰：「你且道來！」陸壓曰：「修道之士，皆從理悟；豈仗逆行。故正者成仙，邪者墮落。吾自從天皇悟道，見過了多少逆順。歷代以來，從善歸宗，自成正果。豈意趙公明不守順，專行逆，助滅綱敗紀之君，殺戮無辜百姓，天怒民怨。且仗自己道術，不顧別人修持。此是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便是逆天。從古來逆天者亡，吾今即是天差殺此逆士，又何怨於我！吾勸道友，此地居不久，此處乃兵山火海，怎立其身？若久居之，恐失長生之路。吾不知忌諱，冒昧上陳。」雲霄沉吟，良久不語。瓊霄大喝曰：「好孽障！焉敢將此虛謬之言，簧惑眾聽！射死吾兄，反將利口強辯！料你毫末之道，有何能處。」瓊霄娘娘怒沖霄漢，仗劍來取。陸壓劍架忙迎。未及數合，碧霄將混元金斗望空祭起。陸壓怎逃此斗之厄！有詩為證：

此斗開天長出來，內藏天地按三才。碧遊宮裏親傳授，闡教門人盡受災。

碧霄娘娘把混元金斗祭於空中，陸壓看見，卻待逃走；其如此寶利害，只聽得一聲響，將陸壓拿去，望成湯老營一摔。陸壓總有玄妙之功，也摔得昏昏默默。碧霄娘娘親自動手，綁縛起來；把陸壓泥丸宮用符印鎮住，縛在旛桿上；與聞太師曰：「他會射吾兄，今番我也射他！」傳長箭手，令五百名軍來射。箭發如雨，那箭射在陸壓身上；一會兒，那箭連箭桿與箭頭都成灰末。眾軍卒大驚。聞太師觀之，無不駭異。雲霄娘娘看見如此，碧霄曰：「這妖道將何異術來惑我等！」忙祭金蛟剪。陸壓看見，叫聲：「吾去也！」化道長虹，逕自走了；來到篷下，見眾位道友。燃燈問曰：「混元金斗把道友拿去，如何得返？」陸壓曰：「他將箭來射我，欲與其兄報仇。他不知我根腳；那箭射在我身上，箭尺使成為灰末。復放金蛟剪時，吾自來矣。」燃燈曰：「公道術精奇，真個可羨！」陸壓曰：「貧道今日暫別，不日再會。」不表。

且說次日，雲霄共五位道姑齊出來會子牙。子牙隨帶領諸門人，乘了四不相，眾弟子分左右。子牙定睛看雲霄跨青鸞而至。怎見得：

雲髻雙蟠道德清，紅袍白鶴頂朱纓，絲絛束定乾坤結，足下麻鞋瑞彩生。

劈地開天成道行，三仙島內煉真形。六氣三尸俱拋盡，咫尺青鸞離玉京。

話說子牙乘騎向前，打稽首曰：「五位道友請了！」雲霄曰：「姜子牙，吾居三仙島，是清閑之士，不管人間是非；只因你將吾兄趙公明用釘頭七箭書射死。他有何罪，你下此絕情，實為可惡！你雖是陸壓所使，但殺人之兄，人亦殺其兄，我等不得不問罪與你。況你乃毫末道行，何足為論。就是燃燈道人知吾姊妹三人，他也不敢欺侮我。」子牙曰：「道友此言差矣！非是我等尋事作非，乃是令兄自取惹事。此是天數如此，終不可逃。既逢絕地，怎免災殃！令兄師命不遵，要往西岐，是自取死。」瓊霄大怒曰：「既殺吾親兄，還借言天數，吾與你殺兄之仇，如何以巧言遮飾！不要走，吃吾一劍！」把鴻鵠鳥催開雙翅，將寶劍飛來直取。子牙手中劍急架相還。只見黃天化縱玉麒麟，使兩柄銀鎚衝殺過來。楊戩走馬搖鎗，飛來截殺。這壁廂碧霄怒發如雷：「氣殺我也！」把花翎鳥二翅飛騰。雲霄把青鸞飛開，也來助戰。彩雲仙子把葫蘆中戳目珠抓在手中，要打黃天化下麒麟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